

【第十六屆林榮三文學獎·散文獎二獎】

散文作品名稱：〈浮蝶〉

作者：李達達

記得小時候你經常求爸媽讓你留在親戚家過夜。你喜歡別人家的床，別人家的毛毯，別人家黑色的馬桶蓋。你喜歡爸媽不在身邊一、兩天，那種暫時獨立的感覺。

某個星期天清晨，你趁姑姑一家還沒睡醒，偷偷踩過客廳，拉開窗，站在陽台上大口呼吸帶著露水味的空氣。當時你還不懂清晨的危險。欄杆外一隻黃色小蝴蝶飛過，牠的翅膀颳起風，你忽然有了夢想。

小學二年級的作文課，你把這個夢寫在稿紙上。老師要同學們一一朗讀自己的作文，輪到你的時候，你用小腿肚頂開椅子站得直挺挺，決心要在總統、醫生、律師之間取得一席之地。你把夢想大聲喊出來——

「我想要當一個好爸爸。」那是夢的宣言。

結果全班大笑，連老師都忍不住。

念完你垂頭坐下，咬牙告訴自己不能哭，並發誓這個夢一定要實現。

現在你已經三十二歲，是該當爸爸的年紀了。但你仍與父母同住，偶爾還向他們伸手要錢。你是個零稿寫手，一字一塊錢，年年被退稅。雖然沒人指著你的鼻子罵，但你知道自己是啃老族。想起童年的夢，覺得自己很丟臉。從今開始你必須振作。

你要去應徵大型跨國廣告公司的文案職缺，在信義區上班。跟隨一個信得過的主管，讓他認可你的每一項創意。你要去爭取大客戶，與同事戮力發展精準的策略，寫出強力的文案敲擊消費者的痛點。等你拿到第一個月的薪水，就立刻去租一間頂樓加蓋小套房，搬出老家。也許你會認床，但失眠又何妨呢，徹夜工作吧。如果瞌睡了，要做夢，要把夢記下來，讓潛意識一起寫文案。就算你隱約覺得客戶販賣的商品是愛與真實的替代品，也要為這份薪水奮鬥。因為薪水是城市生活的膠水，每個人都浮貼在各自的虛線範圍內。為了保有自己的生存輪廓，你要定期定額付出飯錢、酒錢、車錢、房租、保險還有健身房會員費，才有辦法不輸給風，不輸給雨，一天吃四合糙米。這樣下去或許有一天你就能黏到一位合情合理且合法的妻，與她共同領養一條大白狗，生養兩個小孩子。

試想那光景：下班回家門一開，兩個傻小孩就大叫著「把拔把拔」衝出來討抱，那條大白狗也跟著，哈氣搖尾在你腳邊兜圈。你買了幾顆芒果回家，晚餐後把果肉切成金色的小方塊給孩子們吃，自己則大口吸芒果核。愛妻看你把流理台弄得一團亂就碎念：「果汁不要到處滴拜託，刀子用完記得洗。」

這就是你的夢想，成為能被稱做爸爸的男人，擁有自己的家。

但現在的你差遠了，你沒薪水沒頭銜沒投資沒保險，在當代婚戀的消費市場中，你是品牌黏著度非常低的脫膠青年。

幸好你也有優點，你擁有健全的物欲。你喜歡逛百貨公司，喜歡冷氣，喜歡亂摸那些擺放整齊的新襯衫，也喜歡聽櫃哥櫃姐那帶著驅趕意味的歡迎光臨。你最喜歡搭電扶梯，欣賞每層樓的客人與商品。一二三樓，香水包包發光人偶穿粉紅色的內衣；四五六樓，珠寶童裝塑膠雞腿躲在不插電的烤箱裡；七樓太太的眼神充滿消費的野心，八樓丈夫的苦笑顯示他買到了一個下午的救贖與安寧。有人慌忙登梯九樓十樓……他找了好幾層都沒有空廁所，你們是同類，你在心中為腸躁者們加油。

你也喜歡地下二樓超市的折扣壽司。

有一次你搶到一盒鐵火卷，坐在長椅上正要開動，卻聽到一陣輕巧的叩叩聲，抬頭看是個穿高跟鞋的女孩子。你從腳到頭打量她，發現她竟也捧著一盒壽司。你希望她在你身旁坐下，成為你的同伴。結果她一察覺你色眯眯的目光便快步搭上電扶梯逃走了。你撕開一包芥末，擠在鐵火卷上，咬下一口就噙到落淚。你恨恨地想：「我在等的不是她，不是她。」

等待的日子你卡夫卡的薩姆沙那樣伸長觸角——

每天不特別早起，眼睛還沒睜開先弄吃的。烤吐司，煎蛋，沖咖啡，端回房間。吃過早餐後再開始工作。上午盡量不跟父母說話，說了他們也聽不懂，乾脆假裝自己是隻甲蟲。你對窗台上的盆栽報告昨日的工作進度，然後向窗外的雲朵祈禱：「雲啊，請保護地上的人們，讓我們不要失去想像力。」午餐到便利商店買三明治配熱美式，繼續工作。傍晚出門，逛百貨公司或書店，坐馬桶，滑手機，混到打烊時段再購入折扣壽司。餐後天氣要是還可以，就伸長觸角繼續亂晃，如果下雨就垂著頭搭捷運回去。等待的日子你告訴自己與其在時間的亂流中匍匐前進，不如停下來，把等待交給等待，看烏雲追趕白雲。

偶爾你還是會按捺不住。

有一次你去便利商店買午餐，遇到一隻誤闖的白蝴蝶（查了圖鑑，是石牆蝶）。那蝴蝶飛到櫃檯，嚇到一名正在做冷飲的胖店員，害他撕破冰塊的包裝袋，撒了一地碎冰。他跪下去撿，好不容易收拾完，帶著成就感猛然起身，卻一頭撞上收銀機。全店的客人都被錢幣閃亮的碰撞聲弄瞎，只剩你還在追蹤那隻蝴蝶。

你以為只要能捉住這個象徵，自己的夢想就能實現，便在心中想像一支長柄的捕蟲網，但虛構的道具註定要揮空，蝴蝶甚至沒有因為你的注視而感到不安。牠在冰櫃間參觀、盤旋，像個在美術館自拍的網美。你忽然覺得有話想對牠說，但那句話究竟是什麼，怎麼會像一口老痰卡在喉嚨？

胖店員重做了一杯冰咖啡。客人進出，自動門打開，音樂響起，蝴蝶趁隙飛走。你發現胖店員跟你一樣朝門口看了一眼，原來他也是同類。你舉起三明治指揮自動門，追了出去。

玻璃門敞開的瞬間你才發現自己弄錯了，喃喃著：「我們不該是捕捉者，反而該把自己當成一朵小花，等蝴蝶來向我們問花蜜才對。」

蝴蝶已經消失了，你拎著三明治站在路口面向太陽，把自己當成一朵大黃花。好溫暖。好丟臉。好想哭。你忍住了，但眼淚竄到鼻咽，你擤出一團鼻涕，黏呼呼的鼻涕使你想起膠水的事。

記得在作文課的最後，老師要全班把稿紙浮貼在教室後方的布告欄。那是你第一次聽到「浮貼」這個詞。老師說，浮貼就是把膠水塗在邊邊，不黏死，這樣之後才撕得掉。你拆開昨天新買的香香膠水，輕輕地擠，像寫書法那樣慢慢地沿稿紙上緣塗膠。你拎著稿紙爬上椅子，把散發膠水香味的夢想貼在布告欄的左上角，一個不會被隨便撕掉的地方。

後來你回到座位，發現隔壁桌的女生一臉苦瓜，原來她沒帶膠水又不願意開口向別人借。你把香香膠水遞給她，她笑起來有小酒窩，夢想是成為演員。她把稿紙貼在布告欄的最中間。

下課時間她來牽你的手。

她拉著你去學校的另一角玩溜滑梯。你們邊跑邊笑，穿過操場，成群的麻雀都被你們嚇飛。白色、黃色和紫色的小粉蝶，在高高夏草之間追逐。一陣來自遠方的風吹進學校，每一棵樹都很高興，牠們揮舞千萬片的綠葉為你加油。她的臉你忘記了，但你永遠不會忘記被女孩子牽著手奔跑的感覺。你好快樂，快樂到你以為只要再跑得快一點你們兩個就會起飛。

飛到哪？當然是去海邊。

你要跟她一起飛出學校，穿過這條街和那條街，越過堤防，沿著河水飛向夕陽直達出海口。金黃的沙灘，捲捲的白浪，暖暖的南風，那裡是河流的終點，陸地的終點，一切的終點。你們會在終點的沙灘附近找一片花園棲居，餓了吸花蜜，渴了喝露珠，唱歌跳舞玩遊戲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。

上課鐘聲一響，那女生就鬆開你的手，溜下滑梯，一個人穿過操場跑回教室去了。你大夢將醒。

下午的美勞課也要用膠水，你翻抽屜半天，卻怎麼樣都找不到。於是你問那個牽你的女生：「你有看到我的膠水嗎？」她先愣了一下，然後搖搖頭。隨後你發現那罐香香膠水在另一個同學手中，你宣稱那是你的，他卻氣呼呼地說那是公用的，然後立刻把膠水傳給下一個同學。你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新買的膠水被擠掉大半，而那個女生卻躲得遠遠的，既不幫你說話，也不向你道歉。

站在便利商店外，拎著三明治的你，總算把那句想對蝴蝶說的話咳出口——「把我的香香膠水還給我！」

那晚你在三十二年來同一張小床上睡醒醒。

一隻巨大的黑蝴蝶自夜空深處降臨，牠穿過整座城市無數的水泥樓板，飛抵你的房間。牠鼓動翅膀灑下黑鱗粉使你麻痺，用六隻腳爪將你壓制在床上。最後牠伸長那象鼻般的口器，戳進你的右眼開始吸食你。你的心跳慢下來，四肢在棉被裡緩緩消融。你夢見了愛妻、兩個孩子、大白狗、芒果.....在夢中你擺脫啃老族的身分，成為一個負責的好爸爸。

清晨醒來，你發現地上有一團拇指大的黑影，湊近看，是一隻死蟑螂。也許是前晚你爸噴了殺蟲劑，牠吸毒過量，逃到你的房間抽搐一番才死去。也許牠是自盡的，據說清晨是人類自殺率最高的危險時段，但現場並未發現任何遺書。為蟑螂收屍的時候，你想起夢中的黑蝴蝶，忽然悲痛地意識到，原來錯抱夢想是一件可恥的事。

「但正確的梦想存在嗎？」你需要離家幾天想一想，像小時候那樣。

你丟訊息給你那互稱帥哥的老朋友，問他：「帥哥，能不能去你那住兩天。」「可啊，我女友剛好出差，但請自備寢具喔。」他回。

你買不起房，不過露營用的睡袋和充氣睡墊倒是有一組。你把裝備塞進背包，從台北騎機車晃到台中。帥哥對你很好，他清出房間的一角讓你紮營。在那角落你很安全，不必向父母解釋什麼，獲得暫時的獨立。可以好好思考蟑螂的死與蝴蝶的夢。

熄燈前你把充氣睡墊吹到緊繃，衣服捲成枕頭，然後鑽進睡袋，對帥哥說一聲晚安。你以為隔天清晨自己會先醒來，像小時候那樣偷偷踩過他家客廳，拉開窗，站在陽台上深呼吸，獲得一個正確的梦想。結果還不到清晨你就被一陣嘶嘶聲弄醒，以為又是蟑螂，鼓起勇氣睜大眼睛，卻什麼都看不見。頓時四周的黑暗湧向你，你感覺自己正在下沉，像一艘小船破了洞，即將被吞入海中.....

啊，是睡墊漏氣了。

你含住睡墊的氣嘴，為它做人工呼吸。濕暖的空氣不斷洩漏出來，你才發現睡墊邊緣的接縫都脫膠了。你慌張地安慰它：「這種小傷可以補的，你要撐下去啊。」最終它還是扁掉了。它是為你而死，於是你含淚發誓會連同它的份一起努力活下去。就算只是某種浮貼，就算捉不到蝴蝶，就算經常因為夢想而感到羞恥，你也願意繼續付出愛，耐心地活下去。

發完誓你倒頭繼續睡，直到天光大亮。帥哥先醒來，他問：「欸，帥哥，睡飽沒，要不要起床去吃早餐了？」

你度過了清晨，抵達新的一天，背痛得要死。三十二歲的你吐出一句夢話——「我才不要吃早餐.....我要做我自己的爸爸。」

後來，你把那夢話抄在早餐店的餐巾紙上。